

五朝名臣言行錄

五



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

公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
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歷知涇陽縣通判
鳳州坐事流竇州徙汝州監徐州酒簽
書同州鄜州判官事遷內殿崇班知青
澗城事慶曆三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
路兵馬鈐轄知環州五年卒年六十一
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家者君推資產
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

范公撰墓誌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
拘之使自凭欄立塼上受杖杖垂畢足或
落塼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
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
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
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記聞

种世衡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曰
匕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
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
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

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
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
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
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記聞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
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
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
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
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
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

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覩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

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旣而朝廷署故寬
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

墓誌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
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
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
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
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
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
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
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

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羗屬親入其家得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記聞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卅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卅衡起入內潜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卅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卅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

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聞記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羗擊之徃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皆不煩外計一請自給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
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
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羗無復敢貳君戒
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
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

墓誌

初种世衡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
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
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
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
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

下淚矣

聞記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种卅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圯乃奏徙卅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卅衡至乃來郊迎卅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卅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旣至奴訛尚寢卅衡蹴起

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

服

記聞。又名臣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卧此爾

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

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

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爲吾用

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

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

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

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
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
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

意

墓誌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最大
素號橫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
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虜
二川之間有古細甯城慶曆四年叅知政
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卅衡與知原州

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
未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
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
城爲汝禦寇三種旣出其不意又撈路已
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
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
環州吏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諲詠

諮譔訢記誼

記聞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焰益張常有
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某

號天都王各統精兵于別都

天都失其姓名

元昊倚

以爲腹心凡所以能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將軍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旣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

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
汝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
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
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
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
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
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
嵩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
能成吾事爲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爲
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
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
之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
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
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
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
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
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
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
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

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
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
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
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
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
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
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
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
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
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